

弗·恩格斯的书信

1888 年 1 月—1890 年 12 月

1888 年

1

致若昂·纳杰日杰

雅 西

1888 年 1 月 4 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尊敬的公民：

我的朋友、《新时代》的编辑卡·考茨基，转给我几期《社会评论》和《现代人》，在这几期杂志中除其他材料外，还有您翻译的我的几篇著作，其中有《家庭……的起源》¹。请允许我对您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您盛情地承担了这项工作，使这些著作能为罗马尼亚读者所了解。您不但以此给予我荣誉，而且还亲自帮助了我，使我终于能够稍微学会贵国的语言。我所以说“终于”，是因为差不多五十年前，我就试图利用狄茨的《罗曼语语法》研究贵国的语言，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乔恩卡的简明语法，但是既无读本，又无字典，我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借助您的译文，我倒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以原文、拉丁语语源学和斯拉夫语语源学代替了字典。依靠了您，我现在可以说，罗马尼亚语对我不再是完全陌生的了。但是，如果您能推荐一本好的字典（罗德字典、罗法字典或

罗意字典都行），那是对我又一个巨大的帮助，使我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原文了解您的文章以及《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想做什么》、《卡·马克思和我国经济学家》^①，这两本小册子我也是从考茨基那里得到的。

使我非常满意的是，我可以深信，贵国的社会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的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个理论已经成功地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我们党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半球的无产者在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大军所做的努力，定将取得彻底胜利。但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从那时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是多么好啊！

这些成绩是这样大，以致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至少对于欧洲的党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再一次满意地指出，您在原则上同我们，以及同多数西欧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您翻译我的《欧洲政局》一文，以及您写给《新时代》编辑部的信，向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确，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命。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盟，这个同盟从 1815 年以来一直受俄国沙皇政府的领导，尽管发生过种种暂时的内讧，但继续存在到现在。1815 年，这个同盟的成立就是为了与

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是康·多勃罗扎努-格列阿，后一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的。——编者注

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相对抗；1871年，这个同盟由于兼并了亚尔萨斯和洛林而得到巩固，这种兼并把德国变成了沙皇政府的奴隶，而把沙皇变成了欧洲命运的主宰；1888年这个同盟继续保存是为了镇压三个帝国内部的革命精神和民族要求，同样也是为了镇压劳动者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由于俄国具有几乎攻不破的战略地位，俄国沙皇政府便成为这个同盟的核心，成为整个欧洲反动派的主要后备力量。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一旦沙皇政府垮了台，那末，现在以俾斯麦为代表的那个倒霉的国家就丧失了它极其有力的支持，也就会跟着完蛋和崩溃。奥地利将要解体，因为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即将丧失：奥地利的存在是为了阻止穷兵黩武的沙皇政府吞并喀尔巴阡和巴尔干各分散的民族。波兰将要复兴。小俄罗斯将要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南方斯拉夫人将能自己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确定自己的新疆界。最后，高贵的大俄罗斯民族所竭力追求的，将不再是为沙皇政府的利益充当凶恶的征服者，而是对亚洲负起自己真正传播文明的使命，并且在同西方的合作中发挥出自己广博的才智，而不是用绞架和苦役去摧残自己的优秀人物。

您在罗马尼亚必定了解沙皇政府。基谢廖夫的《组织规程》、1848年对起义的镇压、对贝萨拉比亚的两次侵占、²对贵国的无数次入侵（贵国对俄国来说只是通向博斯普鲁斯的一个兵站），使您从切身经验中对沙皇政府有了充分的体会。沙皇政府深信，一旦

沙皇政府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宿愿实现，贵国的独立存在也就完了。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将以从匈牙利人手中夺回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的诺言来诱骗你们；其实正是由于沙皇政府的罪过，特兰西瓦尼亚才同罗马尼亚分离。只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一垮台，欧洲也就不存在奥匈帝国了。

现在这个同盟看来是瓦解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但是，如果战争爆发，那只是为了使不顺从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屈服。我希望，和平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于这类战争，绝不能同情交战的任何一方——相反，只能希望它们统统垮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种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结底，都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

请原谅我发表了这些见解，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给罗马尼亚人写信，无论如何不能不谈谈自己对这些迫切问题的见解。这些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

既然同德国社会党人的关系以及交换报纸等等还不能令人满意，那末在这方面如果我能够为您效劳的话，我将很乐意地去做。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2

致尼古拉 · 弗兰策维奇 · 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1888 年 1 月 5 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搬家了。现在我的新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基尔本伯顿路科茨劳，罗舍女士。没有门牌，因为科茨劳就是房屋的名称。

我立即向这里的书商订购了凯斯勒博士的著作^①。即使前几卷是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写的，但我相当了解贵国地方自治局的报告书，因而可以深信，综合了这些报告书的著作，一定有非常宝贵的材料，该书又是用德文写的，所以对欧洲人来说会是一个真正的发现。我将设法使这些材料得到利用。

我担心贵国的贵族农业银行^②也会导致普鲁士的农业银行所招致的同样结果。在那里，贵族借口改善自己的庄园而借款，事实上却把大部分钱用去维持习惯的生活方式，进行赌博，到柏林以及本省的大城市去旅行，等等。因为贵族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义务是过和自己等级相称的生活，而国家的首要义务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这样，尽管有这些银行，尽管国家用大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钱去周济他们，普鲁士贵族还是欠了高利贷者许多债，而且无论怎样提高农产品的进口税，都不能拯救他们。我记得，一个颇有名气的、俄国贵族非婚生的德俄混血儿，还认为这些普鲁士贵族生

伊·凯斯勒《关于俄国农民村社占有制的历史和批判》。——编者注

活得太吝啬了。当他由彼岸到达另一岸^①，并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时，他感叹地说：这些人尽量存钱，然而在我国，如果有人开销不比收入大一半以上，就会被看成十分可怜的守财奴^④！如果这确实是俄国贵族的原则，那末我要为他们有这样的银行而表示祝贺。

我觉得，贵国的农民银行也同普鲁士的农民银行一样，有一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一些人所难以理解的，那就是为土地占有者（小的或大的占有者）服务的一切新的贷款来源，必定导致他们服从于胜利的资本家。

我还必须保护眼睛，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过一个短时期，比如说，从下个月起，能继续搞我的第三卷^②工作，遗憾的是，我暂时还不能答应究竟什么时候完稿。

英译本^③一直很畅销，对于这种性质和这种篇幅的书说来，也许可以说销路好得惊人，连该书的出版人对自己的业务都赞叹不已。可是，该书的书评却比一般本来就很低劣的水平还要低得多。唯一的好文章发表在《雅典神殿》，⁵ 其他文章或者只是序言的提要，或者即使想涉及该书本身，那也是贫乏得无法形容。现在这里最时髦的理论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⁶，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由效用决定 就是说 交换价值 = 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又由供应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不过是用混乱的说法转弯抹角地说，价值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真是比比皆是！这里的第二个大学术刊物《协会》尚未发表意见。

① 恩格斯用俄文写的“由彼岸到达另一岸”一语，是借用亚·伊·赫尔岑的《来自彼岸》一书的含意。——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德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很畅销，论述该书及其理论的文章发表了很多。其中卡·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这些理论的提要，或者确切些说，是对这些理论的独立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我现在把它寄给您。其次，有一个卑鄙的叛徒、布勒斯劳^①的讲师犹太人格奥尔格·阿德勒写了一大本书（书名我忘记了）^② 想要证明马克思的谬误，但这纯粹是下流无耻的诽谤性的作品，作者想以此来引人注意，引起政府和资产阶级对他这个大人物的注意。我请所有的朋友不要理睬这本书。其实，现在任何一个浅薄的微不足道的家伙，都想替自己吹嘘，而攻击我们的作者^③。

您告知了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的非常不幸的消息，巴黎的朋友们对这消息是否确切表示怀疑。您能不能通过某种途径得到有关这一情况的细节？

寄上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小书。

忠实于您的派·怀·罗舍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格·阿德勒《卡尔·马克思对现今国民经济的批判的原理》。——编者注

卡·马克思。——编者注

格·亚·洛帕廷。——编者注

恩格斯同丹尼尔逊通信时用的化名，恩格斯用的是他内侄女婿的姓名，从俄国寄给他的信件都是写这个姓名。——编者注

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罗 彻 斯 特

1888 年 1 月 7 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首先祝你新年好！希望你在新地方很快就会习惯，并且已经从夏天发生的一切不幸中完全恢复过来。

但愿战争的阴云会过去，——本来一切都那样顺利，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满可以不要全面战争、尤其是规模空前巨大的战争的扰乱，诚然，这归根结底也一定会对我们有利。俾斯麦的政策驱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大批地转向我们。如此大肆宣扬的社会改革⁸不过是对工人采取高压措施（普特卡默关于罢工的通令⁹，重新使用工人手册的建议，盗窃工会基金和互助储金）的借口，这一改革很可怜，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新的反社会党人法¹⁰起不了多少危害作用，关于放逐的条款这次未必能通过，如果通过，那它能实行多久也是问题。要知道，如果老威廉很快一命呜呼（这对我们再好没有了）如果王储^①执政也只有半年，那大概会使一切陷于混乱。俾斯麦如此苦心经营，要完全排除王储，让那个厚颜无耻的近卫军尉官年轻的威廉摄政，以致这次他自己大概会被排除，而代替他的将是短暂的、充满幻想的自由派制度。这就足以破除庸人认为俾斯麦制度是稳固的信念。即使在此之后俾斯麦同那个小傻

瓜一起卷土重来，那末庸人也信不过他了，而年轻人毕竟不是老头子。因为当今冒牌的波拿巴们如果没有人相信他们，没有人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那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而如果那时年轻人和他的老师俾斯麦又蛮横起来，使用比现在更卑鄙的手段，那末局势就会迅速达到紧急关头。

相反，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德国会派出约五百万士兵，即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他国家会派出约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俄国相对地要少些。但是在战场上会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我倒想看看，怎样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将是一场同三十年战争一样的浩劫。尽管投入巨大的兵力，事情却不会很快结束，因为法国西北和东南边境都有伸延很广的要塞防御，巴黎的新工事则是很出色的。这就会拖延很长时间，而俄国也不是能一举攻下的。这就是说，即使一切都按俾斯麦的愿望进行，那末，向人民的要求就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并且完全可能：决战推迟和部分失利会引起国内变革。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被打败，或者被迫转入长期防御，那末变革一定会发生。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二百年未发生过的衰竭。那时，美国工业就会取得全面胜利，使我们所有人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倒退到仅仅是自给的农业（由于有美国的粮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农业），或者是社会变革。因此，我推测，人们并不打算把事情弄到极端，超出假打的范围。但是，只要第一枪一响，就会失去控制，马就会脱缰飞跑。

这样，一切就要见分晓——战争或者和平。我得赶快准备第三卷^①。但是事变要求我洞察局势，这就占去许多时间，特别是军

《资本论》。——编者注

事方面，而我总还得照顾一下我的眼睛。是啊，要是我能够当一名十足的学究就好了！可是，工作总得进行，我准备最迟下月着手来搞。

肖莱马在这里，他衷心问候你。

巴黎的总统危机¹¹正是靠我们的人解决了。布朗基派是领头的，瓦扬把市议会常委会吸引到自己方面。如果临时政府很快成立，瓦扬将成为未来临时政府的灵魂。他有利条件：作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他不需要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这样他可以置身于许多争端之外。可能派¹²已经威信扫地，因为他们主张放弃一切行动，并打算在市议会中同反动派一起对市议会常委会投不信任票（市议会常委会的表现不错，对这种激进派所能期待的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失败了。

但愿你准时收到《公益》、《平等》、《今日》。

你的 老弗·恩·

4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8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驱逐出境一事进展大概不会那么快，——尽管德国资产者是那样卑鄙，做这种不用多大胆量的事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我认为，俾斯麦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德国资产者，需要一年的时间。但

是这一年中可能发生很多情况。俾斯麦先生搞反对王储 的阴谋使他自己倒了霉。如果老头子^②死后 轮到王储即位 那怕只有半年，也足以使一切陷于混乱，并彻底动摇庸人对俾斯麦制度的永久性的信念。那时可能即位的就是厚颜无耻的年轻人威廉，而他带来的好处可能比害处要多得多。因此，我希望，你明年只是去美国暂时住一下¹³，并希望在你往返途中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你。在美国你会有大量的工作，正如你所谈的，那里的人¹⁴把事情搞得很乱。美国人是新近才参加整个运动的，很不了解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大错误。但也可以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象你这样既熟悉英国运动又善于和英国公众相处的人，是会很有用的。

这里没有什么新消息。老的共产主义协会¹⁵每下愈况，现在被控制在坏蛋吉勒斯手里，并且愈来愈和现在以伦敦为大本营的无政府主义者打得火热。特拉法加广场事件的结局¹⁶是，一级法院以及二级法院对游行参加者大批判罪。这几天格莱安和白恩士就要出庭受审。如果他们也被判罪，那末这将是伦敦陪审员对沃伦和警察局所表示的感谢，这只会使阶级间的纷争激化。工人恨透了警察，托利党笨蛋们在下一次选举时一定会记起这一点。

向你拜个晚年，但愿国内外都保持和平。现在我既不希望有战争，也不希望有暴动，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你 的 弗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后来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8 年 1 月 10 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我不反对爱德重印《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的结束部分。

《暴力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付印，请您通知我。我正在写这本书的第四章，其中我分析俾斯麦的暴力手段及其取得暂时胜利的原因。现在我正在写，但是我必须赶在付印前校阅一遍并且补充最新的事实。一切就绪后，自然我也很愿意把这一章交给爱德去处理。¹⁷

最近我将开始整理我的书。可能还找得到一本《神圣家族》，那我就把它交给档案馆¹⁸。此外，请您继续留心《新莱茵报评论》¹⁹——单篇的文章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有用处。

布龙歪曲的事情，在《福格特先生》第一百二十四页注释中提到了，——班迪亚冒充在柏林新开业的某一出版商的代表，说那个出版商叫艾森曼或类似的名字，并自愿负责安排这个人刊印稿子²⁰。这个稿子是马克思和我写的，原稿在我这里。但是抄件的真正买主是施梯伯，他是够蠢的，他以为普鲁士警察当局在我们原定付印的稿子中会找到秘密的揭露，而不是仅仅对流亡中的大人

弗·恩格斯《波克罕 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一书引言》。——编者注

物的嘲笑，其实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在发表稿子问题上受了骗，但真正受愚弄的是普鲁士警察当局（难怪普鲁士警察当局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吹嘘这件事），还有科苏特先生，他通过这件事才明白自己究竟包庇了什么人，虽然在当时他还打算支持班迪亚。

对于您的友好的贺年，我诚挚地报以同样的祝愿。

您的弗·恩·

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8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早就要给您写信了，但是我以为您已不在贝内万托，因为在您惠赠给我的杂志中，有一本上写了我不知道的另一个住址。因此我一直等待着您进一步的消息。

政府地方长官亲自给您推荐工作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反驳了说您盗用公款一万五千里拉的可笑控告。但愿不等事情发展到正式审理，整个阴谋就会遭到破产。

汉堡的事情如何，我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我从韦德那里再也没有听到什么。²¹但是没有结果倒是好事。普鲁士政府终于做到了迫使汉堡“共和”政府俯首贴耳。我们的报纸^①在那里被封了，编辑韦德尽管是汉堡公民，但是被驱逐出原籍，大约二十个社会党人

在阿尔托纳（和普鲁士毗邻的城市）被判了刑，释放以后将被驱逐出汉堡。在这种情况下您同样会在那里被赶出去，作为一个外国人，甚至会被赶出德意志帝国全境，两次带着家眷迁移，花费就会很大。

感谢您为我的传记费了许多心血，我很愿意校阅您的译文。但是我怀疑是否值得出单行本。要知道，在意大利几乎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而在那些多少有点知道我的人当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与其说喜欢我，还不如说憎恨我。但是这一切都由您酌定。

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能够着手看您的稿子了²²，那时会立即把稿子寄给您的。很抱歉，我还是得保护眼睛。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麦菲斯托费尔》第一期今晚寄出。²³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8 年 1 月 23 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2 月 20 日以前《暴力论》将到您手里。本来您会早些收到它，但是中间插进了《宣言》^① 的英译文 我和目前在这里的《资本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编者注

译者赛姆·穆尔得赶紧把它搞完。我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本周末，这个工作一结束，就再着手写《暴力论》的最后部分，在这部分中将对 1848 年至 1888 年的有关历史事件作简略的评述。这次我将比《烧酒》²⁴ 更厉害地激怒俾斯麦。

衷心问候。

您的 弗·恩·

当然，唯一可能妨碍这件事的是我的眼睛。我正在治疗，以便最后摆脱这个累赘。不过到时候我会写信的。

8

致保尔·拉法格

勒 - 佩 勒

1888 年 2 月 7 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寄上十五英镑支票一张。

我简直给工作压垮了。英文的《宣言》总算完成了，过几天还要看校样。我只是很快浏览了一遍，望劳拉对译文进行一些加工，这对新版是很有用的。

此外，我正在写对俾斯麦全部政策的批判，将作为《反杜林论》中《暴力论》的补充，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该理论在当前实践中的运用。我已答应在本月 20 日交出稿子，您一定懂得，这是需要反复推敲的。如果你们不是恰好在这时让《社会主义者报》停刊的话，那末就可以用这篇文章了。